

管继平 著

纸上性情

民国文人书法

下册

ZHI SHANG XING QING MIN GUO WEN REN SHU FA

北極南極泊四垂共憐金碧爛
波除却蛟龍世不知波瀾闊
沃乾坤大氣象
色藏水石閑
祇有當年一
宜瞻望誰令天作海

似青天照眼明
喚取仙人素手住
此莫教辛苦上層
城
新了
張
雲
山
詩
意
江
石
乃

天馬先生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帝上
性情

周
建
章



目 录

下
册

柳亚子：诗人毕竟是英雄	207
沈兼士：沉郁雅致 古朴隽永	212
钱玄同：质朴厚重 宽展舒和	217
严独鹤：抱璞怀玉 亦庄亦谐	222
陈寅恪：不采蘋花即自由	227
袁克文：风流不作帝王子	232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237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	241
赵元任：回头方羨老僧闲	245
郭沫若：以手写口 龙蛇乱走	249
顾颉刚：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254
梁漱溟：傲骨一身不随波	258
陆澹安：愿作鸳鸯不羨仙	263
吴宓：三洲人士共惊闻	269
容庚：儒雅蕴藉 含而不露	274
叶圣陶：有童心无稚笔	279
董作宾：用古文字 作新篇章	283
钱穆：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287
林语堂：半似狂生半腐儒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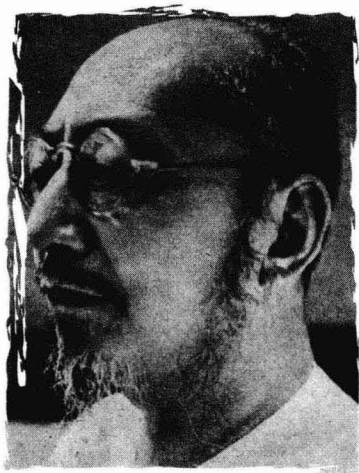


冯友兰：哲学家的韧性	295
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	299
茅盾：书贵瘦硬方通神	303
王献唐：商盘周鼎尽网罗	308
郁达夫：生怕情多累美人	312
徐志摩：毕生行径都是诗	316
张伯驹：名士学人布衣身	320
丰子恺：日月楼中日月长	325
朱自清：荷塘月色下的匆匆背影	329
郑振铎：一代才华化电花	333
瞿秋白：枉抛心力作英雄	338
老舍：晚年逢盛世 笔扫旧风流	343
潘光旦：不空不色唤人醒	348
闻一多：千古文章未尽才	352
俞平伯：只因曾读数行书	357
夏承焘：风流“山贼”是诗人	361
曹聚仁：曾闻涛声惊永夜	365
魏建功：老友毕竟是书生	370
台静农：梦到梅花即是君	376
沈从文：胜过锺王 压倒曾李	380
梁实秋：赏心只须两三枝	384
高二适：惟望书家噪一高	388
顾廷龙：笔笔平凡笔笔神	392
施蛰存：一生为学开“四窗”	397
傅雷：一怒而安天下民	402
苏渊雷：一泓钵水惊风雨	407
钱锺书：更穷胜赏上山亭	412

主要参考书目

跋





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原名慰高,字安如。民主活动家、诗人。著有《磨剑室诗词集》、《磨剑室文集》,另有《柳亚子诗词选》。



柳亚子：诗人毕竟是英雄

柳亚子先生可以称得上一个纯粹而彻底的诗人。诗名很大,时与领袖毛泽东诗词唱和,并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于是举国上下,妇孺皆知;文名也不小,早年他创办的文学团体南社,几乎囊括了当时绝大多数超一流的文人学士,其阵容之整齐、影响之风靡,可谓一时无两。至于书名,有人说他是“写了一手不易读懂的好草书”,他那随心所欲的行草,笔走哪算哪,似不太计较于点画的来龙去脉,就和他放诞不羁的诗人性格一样。

当然,若是脱离了诗人的本色来谈柳亚子,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一九〇九年于苏州虎丘，南社第一次雅集合影，前坐左三为柳亚子

有许多知友在回忆柳亚子时，都说到了他那犹如孩子似的脾气，“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汪旭初语）。在南社时，他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和朋友闹翻，有时争执不过别人，坐地上大哭；有时一怒之下，自作主张登报将某某开除南社等等。有一日，南社林庚白在他家聊诗，因观点不合而争闹起来，柳亚子居然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后来还是他夫人郑佩宜闻声出来阻挡了柳，林庚白才得以溜走。事后两人和好，林庚白还贻诗云：“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柳亚子就是这样，和朋友吵闹过后和解也快，有时心生悔意，也会向朋友道歉。他常说：我

的名士脾气，都是小时候养成的。

柳亚子出生于江苏吴江的一个耕读人家。他在自传中曾写到，他的父祖都是乡里知名的读书人，“父亲能写小楷，散骈文和小诗都能下笔”。而叔父也是“以酒量、书法、算学三项著名的”。在这样的环境内，柳亚子尽管说他没有系统地临写法帖，但儿时临池学书的工夫还是下过的。不过他更多的兴趣是在学诗上，早在三岁时，就跟从母亲费漱芳开始认字读诗。母亲出身书香门第，《诗经》、《唐诗三百首》都能滚瓜烂熟地背诵。所以柳亚子儿时熟读古诗，都是由母亲在膝前口授，每天熟练地诵读，如像唱山歌一般。至十二岁，他已读完《杜甫全集》，能自作诗文，并能写几千字的史论了。

成名后的柳亚子，对自己的诗才相当自负。他曾撰写过《南社诗人点将录》，把南社诗人和《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相比，他自己也老实不客气地坐上了宋江的头把交椅。毛泽东称赞他的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令人感发兴起”，评价相当高。

然而，和诗文相比，柳亚子的字，尽管欣赏者也有“运腕飞锋、自然洒脱”之谓，但终究还不能与诗文三驾并驱。不过有意思的是，一九四七年柳亚子赴港定居，为自给自足计，却在报上登广告发起了“三卖运动”：卖诗卖文卖字。并自订鬻字润例为：不论中堂、立轴、屏条、横披、册页、扇面，每

已從東獄參真諦
雲水青年作導師
一長千金三三威
爾天曠盡我長醉中
小真也長得醉手
布宋字亦不可免
吟
古字字同神話
此行苦也夜月
乃天山志
留念
亞子

件港币百元，长卷另议。凭借着他的诗名和文名，据说求书者还源源不绝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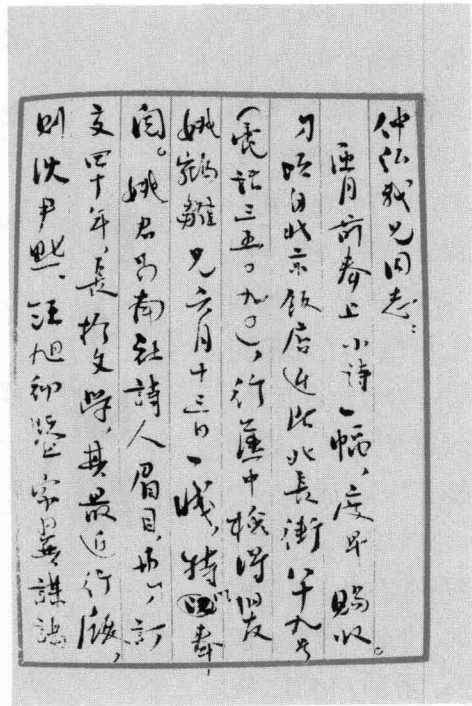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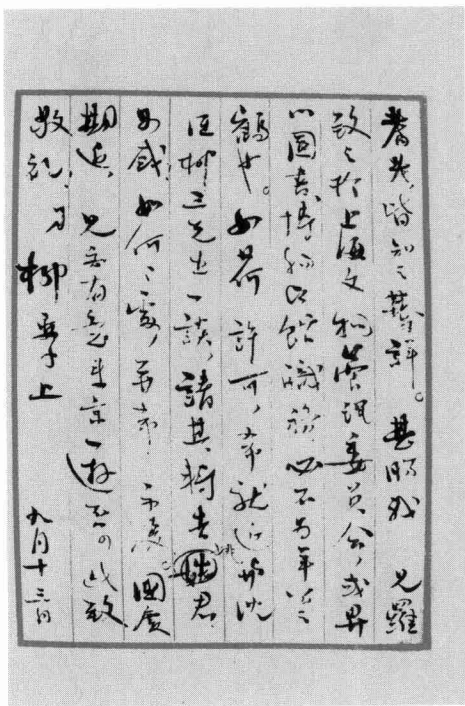
要论起柳亚子的书法，不易读懂、难以辨识倒真是有一点名气的。他给曹聚仁等写信时，末尾还加注：“如你们看不懂的话，隔天见了面，我再读给你们听。”而另有一位朋友，专门将柳亚子书信中不识的草字一一剪下，贴成一张纸再寄回他请求解释时，柳自己也不能辨了，只得面露难色期期艾艾地说：“这……也是要讲文理的呀！”

柳亚子作书极为草率，他的书信和手稿，时常就有潦草难识的字令人无法整理而作罢。因为他的行草，时不时地

有几个字并不按着草法来，就像打牌不按牌理出牌一样，常叫人十分头疼。对这一点，他也有自知之明，曾和朋友说：我的字，弄得不好时，是什么人都不认识的。

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有云：“柳亚子曾自谓平生有两大不便，一是口吃不便，二是近视不便。”其实柳的口吃病就是小时候在舅家读书时，因效仿舅家诸兄弟的口吃，后成了习惯，再也改不了了。或许正是由于他口齿迟钝，才更显示出他的才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就。他作书非常快，若再加之他的高度近视，所以点画的交代难免照顾不

柳亚子尺牍二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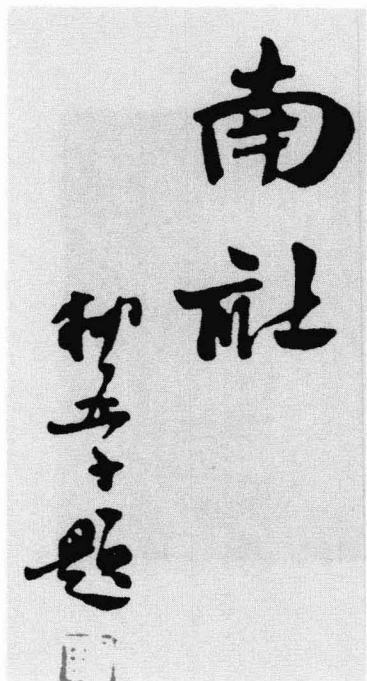


柳亚子题“南社”

周。但他的书法，虽然有时粗头乱服，有时恣情率性，然而若从整篇的章法气息来看，还是诗情盎然、颇有可观的，以“才子笔”、“聪明字”冠之，可谓不谬，有评家谓柳亚子之书，为“笔不到意到”，此言说得最好。

柳亚子时常会有一种不可一世的狂傲，但这在他的诗人性格中又显得有些可爱。郭沫若曾评价柳亚子“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有段掌故说他俩曾经有一次在酒楼吃饭，柳亚子一边喝酒，一边抨击时政。讲到激动处，不觉脱口吟诵：“才子居然能革命！”郭沫若巧妙地对道：“诗人毕竟是英雄！”柳亚子听了十分佩服，专门请人将此文字刻了印，并经常以此联作书。

此外，柳亚子和毛泽东的深厚友情世人尽知，柳的狂妄也表现在他曾用诗来描绘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如：“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



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而在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沁园春·雪》时，毛的最后几句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柳亚子的和诗是：“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牢骚太甚”的故事后，毛主席特意安排柳亚子先生住进了北京长安街，并不无幽默地为他的书斋亲笔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的匾额。



沈兼士（一八八七～一九四七），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名旼。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



沈兼士：沉郁雅致 古朴隽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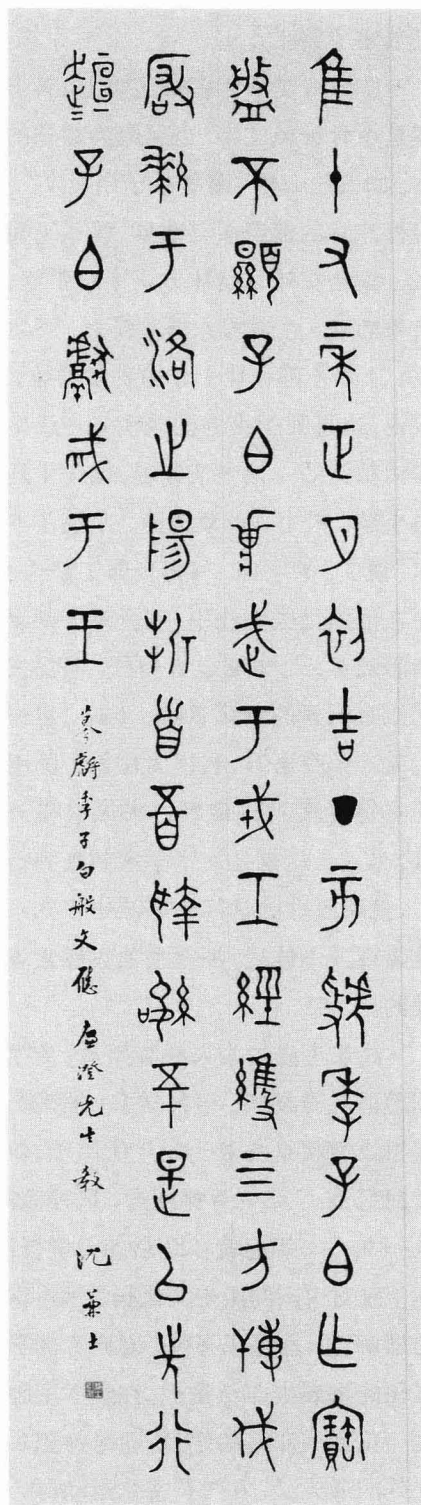
上世的二十年代，北大名师中的昆仲档有“三沈二周二马”之谓，皆具盛名。“二周”者不用详介了，即鲁迅兄弟也；“二马”实际是“五马”（五兄弟），但五兄弟中任北大教授的仅是马裕藻、马衡俩，故称“二马”；而“三沈”，除诗人、书法家沈尹默最为人们熟知外，其余两位或许今人已逐渐淡忘了，即沈士远、沈兼士也。

沈士远是尹默之兄，著名庄子专家。曾任北京大学预科乙部教授、庶务部主任等职。沈兼士为尹默之弟，是著名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早年

随兄沈尹默东渡日本求学，入东京物理学校。时章太炎先生居东瀛，沈兼士和鲁迅、许寿裳、钱玄同、马裕藻等人同拜于章太炎的门下，学文字、音韵之学，这可能也就使他日后成为语言文字学家的缘起吧。

顺便说一句，这“三沈二周二马”多为“留日派”，在北大时他们还非常团结，所以若遇上矛盾争斗诸事，颇为他人所忌憚。如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为了声援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沈尹默、沈兼士同鲁迅兄弟及马裕藻、钱玄同等人站在一起，发表了七人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七人中，竟有“二沈二周一马”。

沈兼士和鲁迅先生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始终很“铁”，这点我们在鲁迅的书信日记中，常可看到相关细节。一九二六年底，鲁迅决意离开厦门大学时，同在厦大任国学系主任的沈兼士，也毅然一同辞职离开，表示了与鲁迅“同进同出”的决心。沈兼士的书法虽不如乃兄沈尹默有名，但却是沉郁雅致、古朴隽永的学者书法，也深得鲁迅的赞赏。一九三三年，鲁迅和郑振铎一同编《北平笺谱》时，他俩京沪多次鱼雁往还，在题签的人选上，鲁迅最终还



是选定了兼士。

作为古文字学者的沈兼士，其书尤其是甲骨钟鼎文字，当属最为擅长的一路。如图的一幅“摹虢季子白盘文”，就写得非常的谨严而有法度，线条工稳舒展，蕴藉有味；结体方正中略带修长，清秀洒脱。点画的方折使转上，不急不缓，不燥不涣，且十分的妥贴到位。应该说，这是我所见的沈兼士先生墨宝中非常精到的一幅书法作品。沈先生还擅写小篆、楷书、行草诸体，小篆基本是用“说文”的字体，写得也颇工整秀丽；而在他的尺牍书法中，其行草书则用笔潇洒随意，结体略呈方扁状，而提按顿挫似有明显的章草意味。不过，也许是个人的偏爱所致，我以为沈兼士的书法还是钟鼎文写得最好，书风也格外高致。或许，这就是文字学家的独到优势了，他所蕴含的学问于书法中不知不觉地体现或不体现，那就是他人所最难企及的。

沈兼士先生为人朴实厚道，为学却深邃而多有发展。语言学家、北大名师周祖谟教授是沈兼士先生的弟子，曾撰文回忆道：“先生身材既高，风神潇洒。从一九一二年起就在北京各大学授课，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思想开阔，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也非常重视。在学术上他不是一位抱残守缺的学者，而是博识古今中外的通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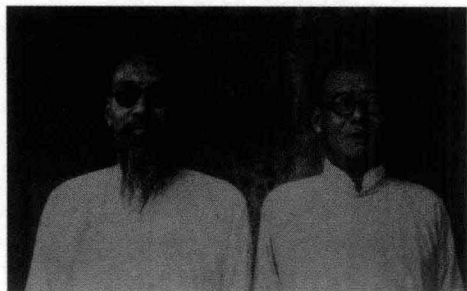
管当时受西学的影响与冲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观点，如沈兼士的同门师兄、研究小学经学的大师钱玄同先生，一度就要做“汉字的叛徒”，要把自己的名姓也像“扔破鞋一样扔掉”！但沈兼士并没有狂躁，他仍深入地沉潜于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在训诂、文字、音韵、文献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他倡导并坚持运用形音义三方面的嬗变，来研究汉字的字族，这是许慎之后一千八百年来“第一个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汉字而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刘又辛《沈兼士先生文字训诂研究述评》）。他首创汉字起源于“文字画”和“初期意符字”等学说，逐渐为后世更多的材料所证实。就连一向以不轻易赞许他人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在他自著的《中国文字学》中，也评价沈兼士先生为“最卓越之训诂学家，一人而已”。

据说，沈兼士先生平时虽认真严谨、不苟言笑，然内心却极平易谦和。有一则掌故颇为传神，说在北大，沈先生讲课时，总是闭着眼讲，一直讲到下课，才睁开眼睛，走出教室。当然，传说总会有所夸张的。但我想，一位能始终“闭着双眼讲课”的先生，如果不是出于过多的自信，那一定就是过度的自

累事司不平爾何自自苦將
一司身御木動終古我願于東
海身沈心不改亦海無于期我
心無終時於戲君不見西山銜
木眾鳥多雛來燕亦自成窠

李頌亭林先生詩贈畢業同學

沈秉士



谦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

外表谦和的学人往往会有一颗刚强而正直的内心。抗战时北京沦陷，沈兼士先生仍在辅仁大学授课。其女儿回忆说：“由于先父性刚烈，每谈国事，不顾场合，必痛骂敌伪而后快，以此深为敌伪所忌。”后被特务检举欲加害，幸而他事先获知，于一九四三年冬去西安转到了内地重庆，方平安脱险。在重庆时沈先生蓄须明志，表明沦陷区倘不光复则不剃须。

曾读到一篇当年辅仁大学学生的回

↑ 北大“二沈”：沈尹默和沈兼士

↓ 五四时期“三沈”等人在苦雨斋合影（前排左起：沈士远、刘半农、马幼渔、徐祖正、钱玄同；后排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

忆文章，说这名学生曾向沈先生求书，沈先生慨然应允。几天后给他写了一幅甲骨文对联，除落款“沈兼士”及其一方印章“兼士集卜辞”外，其余甲骨文字也认识不了几个，意思更是不明白。本欲请教沈先生，后恰逢沈离开辅仁去重庆了。直至一九四七年沈先生下世，他始终错过了向先生请教的机缘。然而，沈先生的这幅对联到底写的什么内容呢？他一直等到解放后请教了陆辛农先生，陆老展开一看，随即便念出了联句：“九有无人御虎兕；万方今日竞龙蛇。”并娓娓解释道：“九有，即九州。上联说九州大地沦丧，一任虎兕横行……这是沈先生借句抒怀啊！沈先生居然敢于在沦陷区内写出这样激愤的抗日联句，真是难能可贵！”在当时，这样的句子若是被告密发现的话，可是掉脑袋的事。好在那幅对联是用甲骨文书写，一般人是难以识读的，更遑论汉奸或日本宪兵了。这，就是学者的智慧。



在老北大的那批名家大师中，真正不擅书法的很少，大概最出名的就算是刘师培了。这位被周作人调侃成北大文科教员中“恶札”第一名的，再经《知堂回想录》的传播，遂“恶”名远扬了。尽管周作人随后继续调侃，将他自己评为“恶札”第二名，但熟悉的人都知道，如果这不是在说笑话，那么就是他在矫情了，因为无论如何，周作人的书法也不至于进入“恶札”的排名；要进的话，我倒想见另一位北大名，那就是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夏丏尊先生无疑是“白马湖作家群”中的领衔人物。我甚至在想，这批作家不光是文学的风格，就是书法的风格其实也是非常的接近，就我所熟悉的这些文人书法，像弘一法师、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他们的书风都是以恬淡、清正一路为主要面目的，也许，这也是“白马湖作家群”的另一种风格展现吧。

——夏丏尊：白马湖畔有清风

身为文学家的鲁迅，除读书写作外，于金石书画、汉画像石、古钱币、古砖砚、木刻版画等方面的收藏皆有所嗜。所以他对书法、美术有着极高的鉴赏力，对篆隶、章草等各种书体，均可熟练掌握。难怪他曾对友人表示“字不好”，但“写出来的字没什么毛病”，显示出他在文字学上的相当自信。所以他有时书兴浓时，时常会将一两个篆隶意的字参杂于行书之中，浑然一体，趣味横生。

——鲁迅：无情未必真豪杰

郭沫若先生的书法，叫好者称赞其洒脱豪放，功力深厚风格强烈，奉为“郭体”，鄙视者认为其书粗疏狂野，有媚俗之气。据说康生非常瞧不起郭沫若的书法，他甚至尖刻地称自己“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康生用脚写的字我没见过，但他用手写的书法，依笔者来看，还是和郭没法比。尽管康生能写一手标准的仿宋字，以笔代刀，补在明版书的缺页上。要是从以表现性情的书法来论，康生的书法未免拘谨小气，恰好和郭沫若的洒脱大气形成强烈的反差，无论从笔墨技巧还是格调上，应该说都不是在同一个档次。

——郭沫若：以手写口 龙蛇乱走

上架建议：文化随笔 书法理论

ISBN 978-7-5326-3487-3



9 787532 634873 >

定价：59.00元（全二册）

www.cishu.com.cn

易文网：www.ewen.cc